

〔英〕萨曼莎·哈维 著 张芸 译

南海出版公司

Samantha Harvey

# 荒野

The Wilderness

[英] 萨曼莎·哈维 著 张芸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野 / (英) 哈维著; 张芸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3

ISBN 978-7-5442-6102-9

I. ①荒… II. ①哈…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678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0-056

The Wilderness by Samantha Harvey

Copyright © 2009 by Samantha Harv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荒野

[英] 萨曼莎·哈维 著

张芸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灿灿

特邀编辑 毛文婧

装帧设计 诗佳

内文制作 周文彬

印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9.25

字数 216千

版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6102-9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献给瑞克

在一片被遗忘的往事与名字的浩瀚大海中，有若干片段以惊人的浮力浮出水面，它们既缺乏合理的顺序，又互不相关。之前他一直把视线投向身下的大地，所以当他把注意力转向地平线和头顶的天空并感受到它们的辽阔时，觉得不可思议。现在他搜寻着微小的景物，希冀从中得到安慰：黝黑平坦得失去立体感的沼泽地、三千英尺下的监狱和操场、一群环绕椭圆形跑道跑步的男人，被污染的郊区风景。

飞行员喊着什么，指向右边。远处，有人正在砍伐一片树林，他们能看见树木一棵接一棵倾斜倒地，像火柴棍似的。

“从这儿望下去，一点也不像真的！”飞行员大喊道。

“嗯，”他回答，“鹤鹑林。在倒下。”

他探身向前，拍拍飞行员的肩膀，却不明白自己这个动作是何含义。也许是表示想着陆——他希望返回地面，他感到恶心，还有一点害怕。不管怎样，飞行员一定误把他的手当成了飘动的围巾，或一只飞错航线的鸟，因为他并没有掉转方向。

“我的儿子！”他大喊，“在那下面，在监狱里！”

飞行员点点头，竖起大拇指。也许他并没听懂。

“那座监狱是我造的，新建的部分，六十年代的时候，”他迎着风

大声说。

“嗯，”飞行员回答道，“丑极了，我同意。简直大煞风景。”

他鼓起勇气，尽可能探出身体。能看到儿子吗？他们能看见彼此吗？他怀着隐隐的嫉妒看着那些跑了一圈又一圈的男人，他们好像蚂蚁一样动作机械而有规律。那个是亨利。不，他认错了。是那个，可能。或者是那个？根本无法辨别，他最终得出结论。从这儿看，他们全都一样细小，而且风模糊了他的视线。监狱朝他们身后掠去，飞行员折向东面，一段海岸线跃入眼帘。

“我的儿子疯了，”他对飞行员高喊。鉴于世人对疯子比对罪犯抱有更多的同情，他需要立即澄清这一点。“有一阵子，在他母亲过世后。”他修正道。毕竟，即便对疯子，世人的关心也只能继续一小段时间。

飞行员的回应被吹散在风中。听起来有几分像“不”，仿佛就连这风、这周遭的空气，也完全不同意他的说法。

为了平复起伏的情绪，他把目光集中在飞行员粗大的脖子和衣领上，想知道制作衣领的材料叫什么。不是皮革，但类似皮革，是一种非常普通的材质，某种他应该知晓的东西。他曾经知晓的东西。他小心翼翼地伸手摸了它一下，然后缩回来，两手紧握在一起托着下巴。他合上眼，胃里感到一阵轻微的搅动。但愿飞机能飞得慢一点，或低一点。

此时，他尽量把心思放到亨利身上，想起的却尽是往常那纷乱鼓噪的图像。海伦死后，亨利举着把切肉刀跑过马车房后的田地，一边追赶一架飞机一边高喊道：“上帝啊，你这个该死的混蛋，快给我回来！”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但他会反驳，他寻找的不是回忆中的美好事物，而是回忆本身。用回忆的味道和触觉，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他再度探身向前，试图引起飞行员的注意。

“快降落了吗？”他成功地说出口。

飞行员又一次竖起拇指，掉头飞向更远处浩渺的天空。在那里，

海与天连成一体，一切显示出难以驾驭的庞大与壮观，一切都毫无节制，他这样思忖。他专心想着监狱，想着那四栋有 T 型配楼与狭小逼仄牢房的建筑，以此安抚自己。

他们继续飞行。如果有更多选择，他会惊慌失措。事实上，当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当他的四肢在风的鞭笞下与身体紧贴在一起时，他不知不觉被压缩进一种无意识的镇定中，与自己的思绪牢牢缚在一起。这一刻，他脑中只剩下亨利在田地里狂奔着追逐飞机的画面——那孤零零而又鲜明的回忆宛若刹那间被一道闪电照亮的夜景，接着，一个截然相反的亨利出现在脑海中，经过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在服用了易导致脱发的药物后，他系上海伦以前买给他的围裙，开始长期沉溺于烘焙糕点：他的拿手点心是从祖母手写的犹太食谱上学来的三角酥油饼和杏仁蛋糕。连续数星期，屋里弥漫着热烘烘的甜味。

有关儿子的记忆彻底萎缩，这比其他任何往事的流逝更令他苦恼，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不断缩小，像个逐渐远去的物体。

从飞机上望出去，监狱再度从视线边缘掠过，继而消失。他闭上眼睛。不久前，精神已恢复正常的亨利在中午时分闯入自己所住那条街的三户人家家里，企图找酒或买酒的钱，或某些可以变卖换得酒钱物品。因为一个如此愚蠢的犯罪动机，而其中一家住户当时正坐着吃午饭！亨利遭到逮捕并被判处以社区服务，但他没有履行，因为他总是醉得无法现身。

亨利如实告诉法庭自己还有可能再度犯案，不是因为他觉得那是对的，而是因为他好酒贪杯，酒精使他丧失了责任感。于是他被判入狱，接受强制戒酒。亨利欣然接受判决，看上去简直如释重负。是的，他记得儿子脸上的表情——一瞬即逝的微笑，仰头向天，像是望着海伦，然后说了一句：那座监狱是我爸爸造的，这就像回家一样。

这桩轻微、不幸、因酒精引发的罪行甚至令他儿子的外形也受到

了重创。从前的亨利脸庞周围始终有一圈毛发，胖墩墩的，却并不肥硕，五官线条柔和圆润，个头中等，大概和大型食草动物一般高，睫毛很长。他是个美男子，他母亲常这么说。可现在他剃了光头，瘦削单薄。他的眼睛依旧乌黑明亮，如果能摆脱那晦气的神情，他依旧迷人，但事实是——晦气是一种麻风病，是你无法摆脱的。

也许他根本不想见到儿子。飞机懒洋洋地在空中，无所依靠，仿佛只是把天旋地转的思绪摇晃得更加厉害，让他脑中的两个名字混在了一起：亨利·海伦，海伦·亨利。相近的名字——他有时会分不清。假如有一天，他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会怎么样？然后呢？

一只鸟从他们身下飞过，然后又来了两三只。远处的地面上，汽车懒洋洋地在路上行驶。他从未忘记自己危险的处境，那份惧意没有消失。他强迫思绪遁入记忆的深谷，这样每每能给他一些慰藉。蜜月里，他与海伦驰骋在美国一条秀丽绵延的公路上。那是一辆棕色的汽车，天空深处有片薄薄的云彩。

可接着，镜头被十分粗暴生硬地切换了，他认出那是妻子人生中残酷部分的开端。一组蒙太奇，每个画面的痛苦程度都差不多。起先她只是无力地一闪而过（持续的时间仅够留下整体印象而无法辨别出细节）。然后他忆起她倒在厨房桌旁。那是古怪无声的一刻，她分明没有了呼吸。哦，是的，她戴戒指的无名指在塑料桌布上伸开，像是从手上截下来的，当然那只是夸张而已。

他把思绪强行拉回到棕色的汽车上，还有那朵仿佛在追逐着他们的云彩。时间就像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流走，他与她，并排坐着，中间只隔着一个手刹，为什么命运把他们凑在一起。记忆里，他们用同一双眼睛观察，他们吃的、喝的、感受到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完全意识不到对方的存在。唯独做爱时他们的注意力才会分离，他的眼睛看着枕头，而她则望着天花板。尽管如此，某种神秘而意外的力量还是把一颗精子推向一颗卵子，然后一双新的眼睛就诞生了，新的属于他



们两人的眼睛。谁知道这是不是爱。应该算是吧，至少具有爱情的要素。

然后他们到了阿勒格尼郡法院。海伦站在那儿的威尼斯叹息桥上，双眼合拢，长有雀斑的眼睑随着其后闪过的思绪微微颤动。他说桥的一头，是法院，自由虔诚、通过审判的人待在这边。另一头是监牢，囚禁着被判有罪的人。叹息桥是具有道德意味的建筑，他身为建筑师，恰好对此产生兴趣：一栋建筑所应拥有的道德性。然后他的妻子睁开眼，摇摇头告诉他，一座叹息桥与高速公路加油站之间的桥梁一样，谈不上有道德。她温柔地提醒他不要轻易说出中伤人的话。一个人的道德品行通常是双向的旅程——如何评断，仅仅取决于你在哪一段上逮到他们。

他握住她的手。他们无法达成共识，从来如此。她总是站在更高的立场。仿佛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随即在脑中哼起摇滚乐手巴迪·霍利的歌曲，因为她已开始引述《雅歌》第五章中的诗句。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式……接着她告诉他，她认为自己怀孕了。

他抱起她转圈，心中明白这是一个男人听到此类消息时必须为妻子做出的举动。他觉得快乐吗？算是吧，还带着兴奋与惊恐，他病态地感到自己正坠入某个望不见底的深渊。接着她转动的双腿碰碎了丢在地上的一个空瓶，于是她挣脱开来，弯腰捡拾碎片。他则蹲下帮忙。

“雅克<sup>①</sup>，”她说，“照你的名字，我们把宝宝叫雅各布吧。”

可他反对，有那么多可选的名字，他不懂父亲与儿子为什么要分享同一个。他提出另一个名字，但现在已经记不起是什么了。

“那就亨利吧，”海伦说，“我们叫他亨利。”

“假如不是男孩呢？”

“是男孩，我梦到过。”

---

① 雅克（Jake）是雅各布（Jacob）这个名字的另一种叫法。

这些浮上来的回忆并不是自动出现的。不，是他拼命搜寻来的，甚至是在他的神志尚不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强迫下走进这些纷乱回忆后才剥蚀出了其中的一幕幕情景。他像玩游戏似的试着将它们拼接起来，确立时间上的连续性。如果那是他们的蜜月，那么他们一定是新婚：因为这就是蜜月的定义，是新婚夫妇享受的假期。他对这番清楚明晰的认识满意地点点头，然后继续往下想。他的妻子名叫海伦。如果那是他们的蜜月，说明他们正值青春，他已经完成了实习，而海伦怀上了亨利。

又是海伦，她裸露的肩膀在他身下，她的臀部剧烈撞击他的身体。那时她才二十岁。他们在床上，然后到车里。他们之间有道手刹，她把左手随意地搁在上面，他能看见戴戒指的手指，镇定自若，一动不动，与外面熙攘的车流形成对比。

车上的广播里在播放新闻，一只猴子刚结束太空之行，活着返回了地球，航天飞船拍摄下许多影像。在海伦的子宫内，亨利只是孤独眨眼的眼睛。海伦说，太空飞行是最伟大的发明，通过照片，地球得以从外太空反观自己的模样。

“不说别的，”海伦把头拨别到耳后，“单是赋予地球这一能力——目视的能力——就完全证明了人类存在的合理性。你懂我的意思吗？”

“不，”他停顿了一会儿，又申辩道，“不完全懂。但听起来很有创见。”

巴迪·霍利依旧占据着他的脑海，还有广播里新闻播报时锡罐般刺耳的声音（行进在宽阔的马路上，坐在现代化的汽车里，广播里提到的“猴子”一词听来如此奇怪，散发出原始气息。）一路上他都被一种荒谬的幸福感包围着，于世上千千万万人中，从现在开始他属于海伦，海伦也属于他。

飞行员操纵着双翼飞机左转，机场进入视线范围。“我们准备降落了。”他一边喊一边指指下面。

很好，他想，同时再度盯着那男人的衣领。飞机似乎稍稍后挫了一下，速度减慢。他身在半空，心神不宁，感觉像吊在提线上摇摆的木偶，但仍全心全意，记挂着那个丢失的词。皮革？不，不是皮革。却是类似皮革的东西。脑中冒出 skein 这个词，但他知道不对，skein 只是一个凭空闯进他大脑的词，一群天鹅的“群”，一团纱线的“团”。这与遗忘无关，是失去，而且一去不返——先是这个类似皮革的词，接着是剩下的。全部的词。

湿地在他们眼前铺展开，鹤鹑林正随着树木一棵接一棵地倒下而逐渐崩解。人必须谨慎行事，他一边想，一边把目光从那男人的背上转开，放眼望向底下的土地，不要对逝去的太恋恋不舍，要珍惜现在拥有的。他盯着底下整齐地排成小网格状的房屋，一如既往地觉得，这些人类的附属物不应该由于它们对自然的侵犯而遭受鄙夷，反而应该被接受，甚至被爱。他在脑中说出几条街的名字，用罗经点和地标，绘出这片区域的地图。这时，他的手紧紧扣在膝盖上。

在他期待飞机着陆时，飞行员突然把机头拉向上方空旷的蓝天。“最后一舞！”他高喊。他们调转方向时风灌进座舱里，监狱出现在远处的一个斜坡上，仿佛正要从地球表面滑落下来。他匆匆低头瞥了一眼，似乎看见有人在挥手。亨利说会留意搜寻他的身影，看到了便挥手。他举起手回应，此刻内心的紧张少了几分，飞机侧身时猛烈袭来的气流以及因此迷失方向的那种感觉令他倍加振奋，景色的变化快得都来不及留下印象。

他们兜了很大一圈，飞机发出嘈杂的轰鸣。他感到不适，仿佛像回到了年轻时，他陡然想起身穿黄色连衣裙的乔伊，眨眼间那一幕又不见了。乔伊（Joy）就是快乐（joy）的意思！也是 Nakhes（他母亲曾说过这个词，那时她还许可自己讲一些意第绪语。）母亲应该会喜欢乔伊，她可能一直觉得他做了错误的婚姻选择。他把身体往后靠，抬起头来仰望天空。

飞机减速下降得十分突然。伴随着油然而生的恐惧，他看了下手表。有那么一刹那，他不懂表的指针在做什么，它们要去哪里，为什么在走。他像个小孩似的琢磨它们。三点差二十、四点差二十，诸如此类。我曾经生了一场病，他想这么告诉飞行员，好像也是在暗示自己：现在，我的病好了。要坦然接受自己永远不能痊愈、拥有的一切都将一去不返，这是不可能的事——正常人不会坦然接受，他们总希望找到下一个转角，四下环顾，期待有什么事，有些什么东西，会在那儿出现。

他们告诉他别去想这件事，他儿子出钱安排了这趟半小时的飞行，当做给他的生日礼物，希望他可以把这事抛诸脑后。“什么事？”他说，“我的生日？”“不，”儿子纠正道，“你的……烦恼。”然后儿子亲了他一下，那一刻，在那简单的身体接触时，亨利表情的俊容，完全从其晦气中解脱出来。亨利无需再踮起脚尖，才能碰到他的脸颊。亨利多大了，他想知道，还有，他多大了？何时是他的生日？现在是哪一年？他一点都记不起来。

他想起海伦把头发别到耳后，朗读《雅歌》里的诗句。他的眼……用奶洗净……她用脚碰碎玻璃瓶，一边抓起包在报纸里的炸鱼块和薯条，一边阅读报上的新闻。猴子上了太空。母乳会使婴儿大脑受损。以色列攻打埃及。狗上了太空。钢铁厂裁员两万。“猴子上了太空。大脑受损。”她骨瘦如柴的手指在食物中挑三拣四，然后抚平报纸说，“我要留着这个，这很重要。”而他则把报纸揉作一团扔进垃圾箱。“有味道，”他说，“而且，明天会有更多新闻。”

飞机降落在跑道上，他舒了一口气，察觉到发动机的转速减缓，发出的咔嚓声拉长了。一股熟悉的回家的渴望爬上心头。

## 人皮圣经的故事

那是一九六〇年底他父亲下葬以后。他与母亲漫步在鹤鹑林中，她没有丝毫的情感流露，只是时而叹息，时而发出一声“哎哟”，仿佛脑中正在激烈争辩。她一会儿因闻到百合花香而打喷嚏，一会儿又捏捏他手臂，当他转过来安慰她时，她却放下手来，像在和他玩游戏。

沿着宽敞的小道走了一段路后，她停下来跪在地上，从包里拿出装咖啡的保温瓶和两只瓷杯。像往常一样，她使用她最好的杯子，杯口镶金的边缘有一点点开裂。她在杯里各倒了半杯咖啡，剥开餐巾纸包着的方糖，麻利地丢进去，然后把杯子递给他。

“谢谢。”他说。

“敬亨利，”她举起杯子提议，“他在最需要的时候给我们带来未来。”

“敬亨利。也敬父亲。”

“也敬我们。在丈夫下葬当天敬酒干杯，我这么做合适吗？”

“在比较健康开明的文化里，死亡是一种典礼，萨拉。”

“啊，对，说得是。也许我们应该邀请树林来跳舞。”她把杯子伸到一棵树面前，鞠了一躬。“我可以请你跳这支舞吗？不？你觉得受了风寒？哦，树啊，我们都因这天气而身体不适！哈！”她张开双臂

仰望。“我们全都处在这恶劣天气的考验下！”

他抓住母亲的手臂，把她轻轻拉向自己。“告诉我，你觉得海伦怎么样？”

“对你而言，她太真诚了。”她停顿片刻后说。

“真诚？”

“你会厌倦她的，就像我厌倦你父亲一样。”

“可是萨拉，”他微微吃了一惊，“你为他付出了那么多，放弃了自我。”

“只是非那么做不可，雅克，当一个人厌倦时。付出，付出——希冀从这些付出中得到回报，于是你押上赌注，假如没有回报，至少两个人都不再有可付出的东西，而最终你们就平等了。到你父亲去世时，我和他差不多已经平起平坐了。”

他皱起眉。“真是一种可怕的哲学……”

“我爱他，”她说，像是表示讨论到此为止。“他就像我的一位朋友。这样你就明白了。”

从这条路可以望见树林的边缘，林子外是犁过的田地。树木突然消失的路旁，海伦在车里正等着他们，她靠在崭新的皮椅上喂奶。今天是萨拉和海伦初次见面，匆促草率，焦点都在婴儿身上。她们一致认为亨利很漂亮，她们还达成了更广泛的共识，那就是婴儿们的脸蛋都大同小异，可爱得让人受不了。萨拉还补充道，这份可爱到某一时刻会因身体的急速发育与容貌的剧变而消失。她与海伦看了他一眼，笑起来，仿佛暗示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他不自然地摸摸自己的脸。其实，他相貌堂堂，她们都知道，而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无声的赞赏，他确信大家都在思量，他与儿子已显示出何等的相像。他们的神态举止如出一辙，明明才出生几周，亨利就已经会滑稽地用手托着下巴做出沉思的样子了。

总体上，他觉得妻子与母亲的会面很顺利。那是一次短暂的碰面，

没错，不过萨拉不喜欢初次见面的时间持续很长，即便是和关系这样亲密的人。她喜欢观望，仿佛在决定要不要买账，她喜欢保持距离，在说出任何可能言不由衷的话之前先思考一番。她久久望着他的新婚妻子与孩子，弯下腰轻声说：“见到你是种荣幸。”他想，可能，她真是这个意思。

“真诚难道不是件好事吗，萨拉？”他一边问，一边把沙砾状的咖啡残渣倒掉。

“我是说她太真诚了。任何过分的东西都令人厌烦，她会逼你做出与你本性不太相符的好心举动。你是我的孩子，我想要你做你自己，不要被一个来自郊区的漂亮女孩牵着鼻子走。”她耸耸肩，身穿黑色丧服的她迈着缓慢而有节奏的步骤，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我有点东西给你。”她说。

当她再度蹲下并把手伸进包里翻找时，他想，她本身就是，或者说已经变成千百种好心举动的代表：给自己裹上英国人的外衣；煮他父亲喜欢的食物并配上大量的糖和油；停止使用母语，与自己的过去决裂，让那一切逐渐消失。善良可能是一种狭隘的状态，也许她是对的。

“路克怎么样？”在她找东西时他问道。

“路克？哦，路克很好，当然。”

“还有呢？”

她抬起头。“还有什么？”

他靠在一棵树上，转着手里的杯子。“也许你应该嫁给他。”

“我们有时一起开车去兜风，”她边说边朝远处望去，“我们一直开到海边，检查一下欧洲是不是仍在那儿。我们检查过海对岸许多次，却从来没见过它，但我们假设它一定还在那儿。于是，我们一边吃干腊肠一边朝它挥手。你好欧罗巴，我们说，很高兴见不到你。我们都老了，至少路克是。我嘛，呵，假装让他陪着我。”

“所以那表示‘是’还是‘否’？”

“雅各布。”

“妈妈。”

“你知道我不喜欢被唤作妈妈。”

“我也不喜欢被唤作雅各布。”

“好吧，我们岂不都很叛逆。”

这时她已放弃在包里东翻西找，无精打采地佝偻着身体，那是上了年纪的妇人常有的动作，当然她通常也不这样。她眼神空洞地凝视着前方，接着猛然惊醒似的从包里拿出一个鞋盒，站了起来。找这东西，本不应该耗费她那么长时间。

“给。”她边说边整理头发，灰白的头发间还有些乌黑的发丝富有光泽，惹人注目。

他把空杯放进自己口袋里，打开盒子，发现是一本圣经。非常古老，皮面有严重的磨损，拈在指间薄如蝉翼。此时，他们已停下脚步，他单膝跪地，母亲站在他身旁俯视。后来，她蹲下身，把头凑近他；她的头发上有百合的花香。

“它本是我父母的，”她说，“既然你娶了一位虔诚的妻子，为何不把它留给你？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就当做结婚礼物吧，既然你已经这样离开家，偷偷结了婚。”

“萨拉……”

“不，我没有生气，你那么做我很开心。办场婚礼又唱又跳的事情太多了，开销也太大。”

他点点头，这份礼物让他有些失落，尽管它来自外祖母这一点让他感动，甚至兴奋，但他一点也不想拥有一本圣经。礼物的选择有很多，可以是那把俄罗斯传统茶壶，或是他外祖母用过的赞美环<sup>①</sup>，那是属于陌生遥远世界的迷人诡谲之物。但一本圣经？母亲是在嘲弄

---

① 赞美环是一种宗教用具，形状为一个圆环，上面挂着数条丝带。



他吗？

“海伦会喜欢的。”最后他这么说，决定从母亲这一举动中找到一丝向他妻子示好的意思。

“我想未必，那封面是人皮做的，”她说，“她可能正直得无法接受人皮圣经。但你不必告诉她。”

他咳嗽起来。手指不自觉地皮面上弹来弹去，无法停留。接着他看向母亲，开始打量她，并竭力表现得像自己没被她糊弄住。

“我父母出于特殊的原因保存下这本圣经，”她开始解释，“我父亲为他的书店买进这本书，因为当时圣经卖得很好，人们害怕如果不努力祈祷，世界将会终结。后来，他发现了这本书皮面的秘密，于是把它保留下来，作为对天主教的这种疯狂和歇斯底里的反击。他认为——该怎么说呢——珍贵神圣的圣经与某个人装订在一起，可以贬低天主教徒。犹太人不相信自己是唯一了不起的生灵，而天主教徒非但笃信不移，还把它当成真理。他想嘲笑他们。他具有一种冷幽默。”

“原来是这样，”他回想起萨拉家客厅柜子上外祖父母栩栩如生的相片。照片中一位高大、风度翩翩但神色局促的中年男人站在一位纤瘦、咧嘴大笑的女人身边。他记得萨拉如何得意地擦亮相框说：瞧，这是我父亲。仿佛所有过往都聚集起来，臣服在那个男人脚下。

“我会亲自保管它。”他说。

“它非常珍贵。”

“我会好好保存，不会把它交给海伦的。你说我会把自己奉献给她，但我并不会把一切都交出去。”

我是你的孩子，他想说。他把盒子夹在腋下，迈开脚步。路到了尽头，他能看见路边停车带上迷你车的车尾。

萨拉浅浅一笑。“可没那么简单。人付出最重要的东西时往往连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特别容易去付出一些恰恰是我们给不起的东西，雅克，这是我提醒你的原因。虽然话听起来吓人，但如果不把我知道